

湮没民间的文化宝藏

——抗倭英雄方逢时古墓探秘



方逢时是嘉鱼历史上地位最显赫的高官之一,其墓园石像自明代保存至今实属难得。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墓葬形制、遶园和精美的石刻具有很高的历史、艺术价值。同一个人的不同的墓地构筑风格,反映了官葬和民葬的丧葬礼制差别以及民间传统习俗的根深蒂固。

■记者 罗峰

抗倭敌功勋卓著

“邑之东北,滨江有山,蜿蜒联绵,有若屏障,曰百匹山。”在嘉鱼百匹山(今马鞍山)的南麓、金虾湖湖畔,有一个叫方家庄的村庄,它是明代兵部尚书方逢时的庄园。因其在县城之东,故又叫东庄。

生于明嘉靖元年的方逢时为嘉鱼县岳镇人,与张居正同朝,曾官至兵部尚书。方逢时从小就智勇超群,天资过人,18岁乡试中举,19岁便成为进士,并进授官位为宜兴县令。他一生最大的功绩,莫过于抗击倭寇和促成蒙汉间的和谈。

说到抗倭英雄,人们会想到戚继光、俞大猷,对方逢时却很陌生。而翻开那段尘封的历史,我们会惊讶地发现,戚继光、俞大猷竟都是方逢时手下的抗倭爱将。1562年秋,方逢时临危受命,被调往抗倭前线,担任广东按察司兵备副使。他亲身督战,指挥总兵俞大猷、参将门崇文等,大败倭寇。在6年抗倭中,方逢时威震南越、潮州、惠州一带的富豪乡绅争相为他立生祠,以示内心的钦敬。

在荡平南方倭寇后,方逢时很快又被调遣到北方镇守边关。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屡次击败胡虏的进犯。1570年,方逢时抓住蒙古受降的契机,与边臣王崇古、内阁大臣张居正、大学士高拱等人,力排众议,促成了蒙汉之间的和谈,结束了双方二百年来兵戈相见的战争局面。“这一历史性的转折,不但将蒙古纳入到了中华帝国的名分秩序和朝贡体制,还换来了宣化以西沿边汉蒙间六十年的太平生活。”嘉鱼县博物馆馆长朱强称,方逢时一生经历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,从19岁出道到60岁归隐,为大明帝国的兴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名臣墓现状堪忧

明万历八年,方逢时上书辞归,神宗朱翊钧御书“尽忠”二字赐之。回到嘉鱼后,以野人自称的方逢时对美丽幽静的方家庄热爱无比,他在这里构屋三楹,种竹数丛,垦田数亩,离世隐居。其间,他还请旨加修四邑公堤,修筑嘉鱼县城。

方家庄四组组长徐立新向记者介绍称,关于方逢时墓,目前已知的有两处,方家庄墓地很大。

据徐立新回忆,听上辈讲述,上世纪60年代,时任村支书的伯父曾带领村民对方家庄墓地进行一次挖掘。当挖到“八”字形的墓门时,由于害怕暗器而不敢进入,之后又用土将其重新填平。“方逢时为武官,且嘉鱼民间传说其棺葬有48处,村民难免有所忌惮。”徐立新解释道。

相比较而言,方逢时伏龙山墓地保存要好一些,遶园有周环石雕青石板、

墓碑和石香炉。墓碑上还刻有“明柱国少保兵部尚书光禄大夫方公逢时,一品夫人妣余氏墓;嘉庆五年夏月,七世孙承保暨合族公立”的字样。

2010年4月,徐立新被村民选为组长。出于个人对文化的爱好和重视,他积极寻求相关部门的帮助,推动方逢时古墓的保护工作。2011至2012年间,方家庄先后挖出一些石制动物。“多年前,还有一些石桌、石凳、石坛等半露在外面。一些村民建房时,由于搬运不便,只好采取就地掩埋。国家文物局也曾前来勘探过,墓地中应该还有其他许多尚未出土的文物。”徐立新说。

在方家庄村前的文化室旁,记者看到了两米来高的巨型石马,旁边还有石羊、石狮各一个。“这些文物大多难以移动,只是暂时放在文化室前的空地上,目前也找不到更好的处理办法。”徐立新显得有些无奈。

思良策就地保护

谈起方逢时墓,作为当地文物专家,嘉鱼县博物馆馆长朱强可谓最是熟悉。他向记者介绍称,1963年方家庄村村民建房时,曾挖到墓窖。窑外有石板,石板后面有用石灰、糯米结成的墓壳。1992年调查时,该墓园已不存在,改建为1000余平方米的稻场,有石人1个(仅存一双脚和基坐)、石马1对、石狮2只、石龟1只、石柱7根。目前,该墓地仅存300平方米场地,石马1只、石狮1只、石羊1只、石柱7根。“伏龙山墓地还曾在2005年遭劫,地面石刻8块被盗走,好在失窃文物不久就被全部追回。”

对于方逢时墓令人堪忧的现状,朱强希望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。“方逢时墓是嘉鱼县唯一的一座尚书墓葬,是明代嘉鱼人撑起了朝廷半边天的历史

见证物。同时,方逢时本人也是一位抗倭英雄,值得后人缅怀。”他建议,古墓葬的保护要遵循就地保护的原则,尽可能地恢复原貌,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,特别是在城中村的开发过程中,要把文物保护放在首位,因为文物是不可再生的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,是人类发展进程的见证物。

同样关心古墓保护的徐立新称,他希望相关部门能支持方家庄,修建一座尚书公园。“方逢时墓不仅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,对嘉鱼的经济文化发展也有着非凡意义。”徐立新希望利用名人效应来打造有特色的本土文化和旅游、休闲娱乐景点,利用一加八城市圈的地缘优势,吸引游客,扩大嘉鱼的知名度,带动嘉鱼经济的发展,实现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。

圣人足迹留通城之吕洞宾斗法黄龙寺

■黎时忠 郁林

吕洞宾,唐代道士,后道教奉为神仙,是“八仙”中传闻最广的一位仙人。一说为唐朝宗室,姓李,武则天时屠杀唐室子孙,于是携妻子隐居碧水丹山之间,改为吕姓。因常居岩石之下,故名岩;又常洞栖,故号洞宾。

传说吕洞宾游历四方,曾来到黄龙山,正值黄龙寺超慧祖师给弟子传授授法,于是在座旁窃听,被发现后两人斗法。祖师离吕洞宾二丈多远出拳,吕洞宾飞来二剑。祖师凝神静坐不动,默念神咒,轻扬拂尘,双剑飞出窗外,直落寺左观音井中。斗败的吕洞宾被收为祖师的弟子,在黄龙寺中边干侍客杂务,边学超慧祖师的佛法。吕洞宾三年正果初成,法力高超,祖师命其取一剑出山,留一剑镇山门。

祖师命吕洞宾取剑,宝剑却纹丝不动。超慧告以背取之,吕洞宾以背向井,左手紧抓井上石亭柱子,右手反转紧握剑柄,脚踏井沿,运足其气用力。剑抽取出来了,而柱子上掐入了深深的二道指痕,井沿亦被其撼动,并留下了深深的足迹。现黄龙寺虽然衰落,但寺左观音井井沿柱子上,吕洞宾手痕足迹仍清晰可见。吕洞宾与超慧禅师斗法败北成为其护法弟子后,黄龙寺名声日震,有“法窟”之美称,寺前三门寺冲口石梁上“法窟”二字至今完好。

吕洞宾还在通城流传着黄龙山天岳关卖墨的故事。古时天岳关下的大坪天井山,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须发皆白,身背包袱,步履艰难的老者,兜售读书人写字的条墨。当有人问起售价时,老者售的条墨每条需要一斗米。所有买墨的人都因嫌价钱太贵,一直没有出售。时近中午,在天井山私塾读书的艾熙亭,在放学回庄楼的路上碰上了卖墨的老者。艾熙亭问道:“老人家您怎么在这里? 您的墨卖出了多少?”老者叹息着说:“哎,都不识货,嫌价高,今天还没卖一条。我连中饭都吃不上了。”艾熙亭觉得老人可怜,于是把老人带到了家中,按一斗米的价钱买下了一条墨。老者刚出门,艾熙亭的父母就责怪他不该擅自作主花高价买下条墨,并责备老者不该欺哄小孩,把墨卖那么贵。然而眨眼之间,老者已消失得无影踪。大家正惊讶间,艾熙亭把刚买的墨在砚池中一磨,顿时一股清香在整个房屋中弥漫开来。大家惊喜不已,顿觉事情奇异。此后艾熙亭不仅中了举人,而且一身清正廉洁,不事权贵,称誉四方。至今当地流传有俗语四句:“洞宾卖墨游天井,世间凡人不识。只有熙亭买一条,莽袍玉带挂腰间。”

《通城文史资料》收录有吕洞宾的诗作《过黄龙呈超慧禅师》:“铁牛耕地种金钱,刻石儿童把贯穿。一粒粟中藏世界,半升铛内煮山川。白须老子眉垂地,碧眼胡僧手指天。欲问个中还会得,此元元外更元元。”明《隆庆岳州府志》卷十八》录有吕洞宾的词篇《沁园春》:“昨日南京,今朝天岳,倏焉忽焉指洞庭,为酒渴时造饮。君山作枕,醉后高眠,谈笑自如往来无碍,半是疯狂半是仙,随身在,有一襟风月,两袖云烟。人间放浪多年,又排辩东华第二筵,把珊瑚砍倒,栽吾琪树,天河放浅,种我金莲,槌碎琼赐,翻蓬岛稽首虚皇玉案前,无难事,信功成八百,行满三千。”此一诗一词中的内容,进一步印证了吕洞宾在通城黄龙寺和天岳关的活动足迹。